

中國短篇小說選

姚莫中 尤敏 編

中国短篇小说选

姚莫中 尤敏 编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中国短篇小说选

姚奠中 尤 敏 编

※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路七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

※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, 18 字数, 411 千字

1979年7月第1版 1980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, 1—278500册

※

书号: 10088·641 定价: 1.35元

前 言

中国小说起源于远古的神话传说，但神话传说没有文字记录，存在于周秦典籍中的，只是一些零碎资料。战国时期，百家争鸣，以《庄子》为代表的著作中，有不少所谓“寓言”和“重言”〔1〕，虽重在说理，却具有小说性质。汉以来，以司马迁《史记》为首的历史传记，虽写史实，却往往含有小说成分〔2〕；而在写作方法上，对后来的小说影响也十分巨大。魏晋六朝，笔记式的小说大量出现。但“轶事”一类象《世说新语》之属，只记“上流”社会的言行片段，实不够称为小说。只有“志怪”一类，作品甚多，内容丰富，有不少民间传说；宗教迷信的宣传〔3〕，虽也充斥其间，而健康的、进步的东西，也时时发出光采。特别值得重视的，是有些作品，不但具有了完整的情节，而且出现了感人的人物形象。在小说发展史上，可代表短篇小说的初期阶段。唐代的“传奇”，把小说推进了一大步，不仅是“作意好奇”〔4〕，重要的是惨淡经营，加意描写，其中优秀的作品，标志着短篇小说的成熟。然而它毕竟还是士大夫阶级的东西，使用的工具又是文言文，这就限制了读者的范围，和宋以后的白话小说相比，未免还隔着一层。“话本”起自唐代，盛于宋、元，不少出自“书会”“才人”之手〔5〕，通过“说话人”之口〔6〕，为都市群众服务，在小说发展史上，更是一个飞跃。当时曾有大量作品，可惜只有少数保留下来。为了适应客观要求，

“话本”的特点，就在于：情节引人入胜和语言入耳中听，而“入话”的巧妙作引，诗词歌唱的渲染气氛，犹其余事。自明至清，脱离“说话”的文人拟作，大有市场，或改旧，或创新，形式上打破了口说的局限，文字上可以写得墨饱笔酣，淋漓尽致，只是难免又沾染了些文人气味。“话本”与“拟话本”小说，是古典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。仅就《三言》《二拍》或选本《今古奇观》来看，有不少置之于世界短篇小说之林，毫无愧色。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珍贵遗产的一部分。

一九一九年的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，标志着中国文化史的新阶段，而鲁迅的小说，则起了巨大的革命作用。他是“创造新形式的先锋，《呐喊》里的十多篇小说，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。”〔7〕但鲁迅之所以善于创造，却和他对古文化、文学的深厚修养分不开。在小说创作上，他善于“古为今用”，象《故事新编》；更善于“推陈出新”，《呐喊》《彷徨》就是具体实践。“他不惟在事项进行进展时，完全用旧小说的笔法；寻常叙事时，旧小说笔法也占十分之七八。”〔8〕而他所写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正体现了他对古代小说研究的非凡的工力，至今还是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。

自鲁迅以后，作家辈出，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，单就短篇小说来看，也已取得了丰硕成果。这些，就是我们新文艺进一步发展的根据。因为我们“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，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。”〔9〕这次我们所选的作品，正是中国小说史上“昨天”和“前天”的东西。批判地继承和借鉴其中有益的精华部分，乃是提高新的创作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。

这个选本的范围，上起公元四世纪，下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。包括古代和现代两部分，借以略示中国短篇小说发展的全貌。古代部分凡十六篇，现代部分凡十七篇，合三十三篇。选篇标准：古代部分，既注意有进步意义有代表性的佳篇名作，又注意主题、题材和写作方法的多样性；现代部分，要求思想性、艺术性较好，有一定学习借鉴价值；尽可能避免与已出版的现代短篇小说选本重复，又在文学史上有一定代表性或产生过较大的影响，并希望通过选篇给读者以“五四”以来小说发展的一个初步轮廓；同时，还适当照顾到不同风格 and 不同流派的作品。对作家作品的介绍、说明：古代部分，属于文言的七篇，有详细的注解，白话的九篇，也有必要的注释，由于这部分作品的作者多不可考，少数可考的，则把他的介绍归入第一或第二条注解；每篇在注解之后另加说明；说明不作一般的全面分析，只根据作品的不同特点，提出一些看法，供读者参考。现代部分，对每个作家的生平，也不作全面介绍，而侧重介绍作家的创作思想和创作道路；作品介绍，包括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，力求作到文字简明扼要、准确。本书编选的目的，是供文艺工作者和文艺爱好者的借鉴和欣赏，但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、资料不足，又仓卒成书，难免有欠缺、错误或不妥之处，还希望广大读者随时指正。

最后，本书的编选，承茅盾同志热情支持，为我们手题了书楣，谨此致谢。

姚奠中

1979.6.30.

〔1〕“寓言”“重言”，见《庄子·寓言篇》。所谓“重言”，就是借重古人、名人的名子，实际却是作者自己臆造的。

〔2〕《史记》中不但吸收了大量传说故事，而且有的传记人物，象司马穰苴，其人是否存在过，也成问题。说明司马氏的艺术创造不少。

〔3〕志怪中，有专写鬼神怪异的，如《搜神记》、《列异传》；有专事宣传宗教迷信的，如《冥祥记》、《旌异记》。

〔4〕“作意好奇”，见明、胡应麟《笔丛》三十六。原文是：“唐人乃作意好奇，假小说以寄笔端”。

〔5〕宋元时，在杭州、永嘉、大都，都有“书会”组织，那是编写剧本、词话（即话本）的人的团体。其中的作家，称为“才人”。

〔6〕说话人，隋唐以来说故事叫“说话”，宋代专业说书的叫“说话人”。

〔7〕引自茅盾：《读〈呐喊〉》。

〔8〕引自苏雪林：《〈阿Q正传〉及鲁迅创作的艺术》。

〔9〕引自《毛泽东选集》三卷：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。

目 录

前言·····	姚奠中	1
干将莫邪·····	干宝	1
韩凭夫妇·····	干宝	4
枕中记·····	沈既济	6
柳毅传·····	李朝威	13
李娃传·····	白行简	29
长恨歌传·····	陈鸿	44
东城老父传·····	陈鸿祖	55
昆仑奴·····	裴 铏	63
碾玉观音(《京本通俗小说》)·····		69
错斩崔宁(《京本通俗小说》)·····		90
金玉奴棒打薄情郎(《古今小说》)·····		111
沈小霞相会出师表(《古今小说》)·····		126
灌园叟晚逢仙女(《醒世恒言》)·····		163
施润泽滩阙遇友(《醒世恒言》)·····		190
刘东山夸技顺城门(《初刻拍案惊奇》)·····		215
俞伯牙摔琴谢知音(《今古奇观》)·····		230
离婚·····	鲁迅	244
歧路·····	郭沫若	257
抗争·····	叶绍钧	272
分·····	谢冰心	291

• 湖畔儿语.....	王统照	302
出奔.....	郁达夫	311
林家铺子.....	茅盾	341
- 鸭绿江上.....	蒋光慈	383
为奴隶的母亲.....	柔石	405
乡导.....	叶紫	430
- 牛车上.....	肖红	445
黑白李.....	老舍	457
月夜.....	巴金	474
水.....	丁玲	484
• 代理县长.....	沙汀	522
人生哲学第一课.....	艾芜	535
华威先生.....	张天翼	555

封面题字：茅盾

干将莫邪〔1〕

干 宝〔2〕

楚干将莫邪为楚王作剑，三年乃成，王怒，欲杀之。剑有雌雄。其妻重身当产〔3〕。夫语妻曰：“吾为王作剑，三年乃成，王怒，往必杀我。汝若生子是男，大〔4〕，告之曰：‘出户望南山，松生石上，剑在其背〔5〕。’”于是即将雌剑往见楚王。王大怒，使相之〔6〕。剑有二，一雄一雌，雌来雄不来。王怒，即杀之。

莫邪子名赤，比后壮〔7〕，乃问其母曰：“吾父所在〔8〕？”母曰：“汝父为楚王作剑，三年乃成，王怒，杀之。去时嘱我：‘语汝子〔9〕，出户望南山，松生石上，剑在其背。’”于是子出户南望，不见有山，但睹堂前松柱下石低（砥）之上〔10〕。即以斧破其背，得剑。日夜思欲报楚王〔11〕。

王梦见一儿，眉间广尺〔12〕，言欲报仇。王即购之千金〔13〕。儿闻之，亡去，入山行歌〔14〕。客有逢者，谓：“子年少，何哭之甚悲耶？”曰：“吾干将莫邪子也，楚王杀吾父，吾欲报之。”客曰：“闻王购子头千金，将子头与剑来，为子报之〔15〕。”儿曰：“幸甚！”即自刎，两手捧头及剑奉之，立僵〔16〕。客曰：“不负子也！”于是尸乃仆〔17〕。

客持头往见楚王，王大喜。客曰：“此乃勇士头也，当于汤镬煮之〔18〕。”王如其言煮头，三日三夕不烂。头蹕出汤中〔19〕，臄目大怒〔20〕。客曰：“此儿头不烂，愿王自往临视

之〔21〕，是必烂也。”王即临之。客以剑拟王〔22〕，王头随堕汤中，客亦自拟己头，头复堕汤中。三首俱烂，不可识别，乃分其汤肉葬之，故通名三王墓。今在汝南北宜春县界〔23〕。

【注释】

〔1〕干将莫邪，古代有名的铸剑工人。姓干将，名莫邪（iě）。一说是夫妻二人的名子，也可通。这一故事，出于东晋、干宝著的《搜神记》。

〔2〕干宝，字令升，新蔡（今河南新蔡县）人，是一位史学家，著有《晋纪》。他的《搜神记》，是六朝大量“志怪”一类笔记小说的代表作。共廿卷。内容除主要写鬼神怪异外，也保存了不少民间传说故事。

〔3〕重身：怀孕。当产：快要生产了。

〔4〕大：长大后。

〔5〕背：北。剑在其背：剑藏在松石的北面。

〔6〕使相之：派人验剑。

〔7〕比后壮：等到后来长大了。

〔8〕所在：何在？在何处？

〔9〕语女子：告你的儿子。女：同汝。

〔10〕睹：见。低：当是砥字，即柱础。之上：误衍，应删。

〔11〕思欲报楚王：想要向楚王报复。

〔12〕眉间广尺：两眉之间很宽广。尺：同斥，意同广。

〔13〕购之千金：用千金收买他的头。

〔14〕行歌：且行且歌，实以歌代哭。

〔15〕为子报之：为前省了个吾字。报：报仇。

〔16〕刎，杀。立僵：身死尸还站着。

〔17〕不负子：不辜负你的委托。仆：音Pǔ，跌倒。

〔18〕汤：沸水或油。镬：音huó，锅。

〔19〕蹕：音zhuō，跳跃。

〔20〕瞋目：张大眼睛。

〔21〕临视：亲看。

〔22〕以剑拟王：拟，对准。用剑对准王头砍去。

〔23〕北宜春县：在今河南省汝南县西南。

干宝的《搜神记》中，绝大部分都是零碎记录，而这一篇却是较完整的民间故事。文字虽短，而情节曲折。干将铸了宝剑却被杀掉，说明统治者的残暴，实质上是统治者不许你再给别人铸剑。这一点，干将知道，所以留了一手（藏下一把），准备报仇。干将亦为报仇而舍生，客为代报仇而甘心自杀，说明斗争的残酷性和付出的代价之大。但终于报了一般平民根本不可能想象报复的仇恨。重重打击了统治者，伸张了民气，真不愧为民间的优秀故事。作者用极简练的语言，完整地表现了斗争过程。写法上承继了《左传》《史记》的优良传统。当然，由于没有充分展开对人物、场景的刻划描写，对读者的吸引力，就显得有不足之处，这是小说发展初期阶段所必不可免的。试看鲁迅《故事新编》中的《铸剑》，就可以悟出：一个有意义的题材，经过作者创造性的劳动，可以达到怎样的艺术高度。

韩凭夫妇^{〔1〕}

干 宝

宋康王舍人韩凭^{〔2〕}，娶妻何氏，美。康王夺之。凭怨，王囚之，论为城旦^{〔3〕}。妻密遗凭书，缪其辞曰^{〔4〕}：“其雨淫淫^{〔5〕}，河大水深，日出当心^{〔6〕}。”既而王得其书，以示左右，左右莫解其意。臣苏贺对曰：“其雨淫淫，言愁且思也；河大水深，不得往来也；日出当心，心有死志也。”俄而凭乃自杀。

其妻乃阴腐其衣^{〔7〕}。王与之登台，妻遂自投台；左右揽之，衣不中手而死^{〔8〕}。遗书于带曰：“王利其生，妾利其死，愿以尸骨，赐凭合葬！”

王怒，弗听，使里人埋之，冢相望也^{〔9〕}。王曰：“尔夫妇相爱不已，若能使冢合，则吾弗阻也。”宿昔之间^{〔10〕}，便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，旬日而大盈抱。屈体相就^{〔11〕}，根交于下，枝错于上。又有鸳鸯雌雄各一，恒栖树上，晨夕不去，交颈悲鸣，音声感人。宋人哀之，遂号其木曰相思树。相思之名，起于此也。南人谓此禽即韩凭夫妇之精魂。

今睢阳有韩凭城^{〔12〕}，其歌谣至今犹存^{〔13〕}。

【注释】

〔1〕这个故事也出于干宝的《搜神记》。

〔2〕宋康王：名偃，战国宋末代君主，非常残暴，被称为“桀宋”。

舍人，官名。本义和门客差不多。

〔3〕论：定罪。城旦：四年刑，从事筑城守边劳役。

〔4〕缪其辞：缪有缭绕曲折之意，意谓把辞写得曲折隐晦。

〔5〕淫淫：久雨为淫，这里比喻愁思。

〔6〕日出当心：意谓以心向日立誓。

〔7〕阴：暗地里。腐：腐朽。

〔8〕不中手：吃不住手。

〔9〕冢：同塚，坟墓。相望：不远。

〔10〕宿昔：宿是一夜，昔是一天以前。宿昔等于说一两天内。

〔11〕屈体相就：梓木枝条屈曲相靠近。

〔12〕睢阳：今河南省商丘市。

〔13〕歌谣：指民间流传的《乌鹊歌》：“南山有鸟，北山张罗，鸟自高飞，罗当奈何！”“乌鹊双飞，不乐凤凰，妾是庶人，不乐宋王。”传为何氏作，实为后人所拟。歌见《彤管集》。

这篇也是《搜神记》中完整的故事之一。它歌颂了坚贞的爱情，揭露鞭挞了荒淫横暴的统治者，反映了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的另一个侧面。夺人家的妻子，迫害人家的丈夫，是封建统治者常见的罪行之一，而坚决反抗，至死不渝，又是被压迫者的高尚品质；故事中的主人翁虽然没有能直接报复，但毕竟使压迫者不得如愿，而相思树的结局又强烈地表达了人民的愿望。作者吸收了民间传说的健康的浪漫主义的想象，严肃地写出来，使人读了有朴素真实之感，为唐人《韩凭赋》的宏伟著作，打好了基础。

枕 中 记

沈既济〔1〕

开元七年〔2〕，道士有吕翁者〔3〕，得神仙术，行邯鄲道中，息邸舍〔4〕，摄帽弛带，隐囊而坐〔5〕。俄见旅中少年，乃卢生也。衣短褐〔6〕，乘青驹，将适于田，亦止于邸中，与翁共席而坐，言笑殊畅。

久之，卢生顾其衣装敝褻〔7〕，乃长叹息曰：“大丈夫生世不谐〔8〕，困如是也！”翁曰：“观子形体，无苦无恙，谈谐方适，而叹其困者，何也？”生曰：“吾此苟生耳〔9〕。何适之谓？”翁曰：“此不谓适，而何谓适？”答曰：“士之生世，当建功树名，出将入相，列鼎而食，选声而听，使族益昌而家益肥，然后可以言适乎。吾尝志于学，富于游艺，自惟当年青紫可拾〔10〕。今已适壮，犹勤畎亩，非困而何？”言讫，而目昏思寐。

时主人方蒸黍〔11〕。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，曰：“子枕吾枕，当令子荣适如志。”其枕青瓷，而窍其两端。生俛首就之，见其窍渐大，明朗。乃举身而入，遂至其家。数月，娶清河崔氏女〔12〕。女容甚丽，生资愈厚。生大悦，由是衣装服馔，日益鲜盛。明年，举进士登第，释褐秘校〔13〕，应制〔14〕，转渭南尉，俄迁监察御史〔15〕，转起居舍人、知制诰〔16〕。三载，出典同州，迁陕牧〔17〕。生性好土功，自陕西凿河八十里，以济不通。帮人利之，刻石纪德。移节汴州、领河南道采

访使〔18〕，徵为京兆尹〔19〕。是岁，神武皇帝方事戎狄〔20〕，恢宏土宇。会吐蕃悉抹逻及烛龙莽布支攻陷瓜沙〔21〕，而节度使王君奭新被杀，河湟震动〔22〕。帝思将帅之才，遂除生御史中丞、河西道节度〔23〕。大破戎虏，斩首七千级，开地九百里，筑三大城以遮要害〔24〕。边人立石于居延山以颂之〔25〕。归朝册勋，恩礼极盛。转吏部侍郎〔26〕，迁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〔27〕。

时望清重，群情翕习〔28〕。大为时宰所忌，以飞语中之，贬为端州刺史。三年，徵为常侍〔29〕。未几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〔30〕。与萧中令嵩、裴侍中光庭同执大政十余年〔31〕，嘉谟密令，一日三接，献替启沃〔32〕，号为贤相。

同列害之，复诬与边将交结，所图不轨〔33〕。制下狱〔34〕。府吏引从至其门而急收之。生惶骇不测，谓妻子曰：“吾家山东，有良田五顷，足以御寒馁，何苦求禄？而今及此。思衣短褐，乘青驹，行邯鄲道中，不可得也。”引刃自刎。其妻救之，获免。其罹者皆死〔35〕，独生为中官保之〔36〕，减罪死，投囿州〔37〕。

数年，帝知冤，复追为中书令，封燕国公，恩旨殊异。生五子：曰俭，曰傅，曰位，曰倜，曰倚，皆有才器。俭进士登第，为考功员外〔38〕；傅为侍御史〔39〕；位为太常丞〔40〕；倜为万年尉；倚最贤，年二十八，为左襄〔41〕。其姻媾皆天下望族〔42〕，有孙十余人。两窜荒徼〔43〕，再登台铉〔44〕，出入中外，徊翔台阁〔45〕，五十余年，崇盛赫奕〔46〕。

性颇奢荡，甚好佚乐，后庭声色，皆第一绮丽。前后赐良田、甲第、佳人、名马，不可胜数。后年渐衰迈，屡乞骸骨〔47〕，不许。病，中人候问，相踵于道，名医上药，无不至焉。

将歿，上疏曰：“臣本山东诸生，以田圃为娱。偶逢圣运，得列官叙。过蒙殊奖，特秩鸿私，出拥节旌，入升台辅。周旋中外，绵历岁时。有忝天恩，无裨圣化。负乘贻寇〔48〕，履薄增忧〔49〕，日惧一日，不知老至。今年逾八十，位极三事〔50〕，钟漏并歇〔51〕，筋骨俱老，弥留沈顿，待时益尽。顾无成效，上答休明，空负深恩，永辞圣代。无任感迹之至。谨奉表陈谢。”诏曰：“卿以俊德，作朕元辅〔52〕。出拥藩翰〔53〕，入赞雍熙〔54〕。升平二纪，实卿所赖。比婴疾疹〔55〕，日谓痊平。岂斯沈痼，良用惻惻。今令驃骑大将军高力士就第候省〔56〕。其勉加针石〔57〕，为予自爱。犹冀无妄，期于有瘳。”是夕，薨〔58〕。

卢生欠伸而悟，见其身方偃于邸舍，吕翁坐其旁，主人蒸黍未熟，触类如故。生蹶然而兴，曰：“岂其梦寐也？”翁谓生曰：“人生之适，亦如是矣。”生恍然良久，谢曰：“夫宠辱之道，穷达之运，得丧之理，死生之情，尽知之矣。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〔59〕，敢不受教。”稽首再拜而去〔60〕。

【注释】

〔1〕沈既济（约750—800），苏州吴（今江苏省苏州市）人。曾任右拾遗史馆修撰，贬处州司户参军，终吏部员外郎。既济博学，通经史，著有《建中实录》十卷。他作的传奇，除此篇外，尚有《任氏传》。

〔2〕开元七年：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的第八年，公元719。

〔3〕吕翁：不知名，宋以来或附会为吕洞宾，实误。又此篇篇名，《太平广记》八十二即题为《吕翁》。

〔4〕邸舍：旅馆。

〔5〕隐囊：依囊。